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二十七

庶官二 循吏

張榮

趙天錫

子賁

王義

王玉

子忱

邱順

王善

杜豐

賈居貞

烏古孫澤

譚澄

姜瑛

許楫

胡祗遒

程思廉

雷膺

上天璋

袁裕

張礎

脫烈海牙

耶律伯堅

段直

臧夢解

附陸

田滋

許維楨

韓鏞

王都中

父積翁子珍

劉德溫

諸都刺

楊景行

干文傳

林典祖

觀音奴

白景亮

王良

盧琦

鄒伯顏

張榮字世輝濟南歷城人貌奇偉嘗從軍爲流矢貫背不得出

令人以足抵其額拔之神色自若金季羣盜起榮率鄉民據濟

南贊堂嶺衆稍盛遂畧章丘鄒平濟陽長山及淄州之地盡有

之兵至則清野入山歲丙戌東平順夫皆內屬榮始舉兵與地
來納欵太祖問以孤軍數載獨抗王師之故對曰山東地廣人
稠悉爲帝有臣若但有倚恃亦不欵服太祖拊其背壯之命知
濟南府事時貿易用銀民爭發冢墓切取榮下令禁絕太宗集
諸侯議取汴榮請先六軍以清蹕道帝嘉之軍至河榮率死士
宵濟守者潰詰旦敵兵整陣至榮馳之望風披靡麾抵北岸濟
師衆軍繼進乘勝破張盤二山寨俘獲萬餘人大將阿木魯悉
生擒欲盡殺之榮力爭而止從攻睢陽議欲殺俘者烹其油以
灌城又力止之旣而城下衆軍騎入城撫其民河南民北徙至
濟南榮下令民間分屋地與居俾得樹畜且課其貲長曠野闢
爲墾土考績爲天下第一李璵據益都私餽以馬蹄金榮曰身
旣許國何可擅交隣境却不受世祖卽位封濟南郡公卒年八

十三

趙天錫字受之冠氏人金貞祐之亂父林保境有功授冠氏令
天錫入粟佐軍補修武校尉監洺水縣酒太祖遣兵南下金防
禦使蘓政署爲令天錫挈冠人壁桃源天平諸山尋歸行臺嚴
實遂隸帳下仍爲冠氏令宋將彭義斌據大名冠氏元帥李全
迎降人心頗震天錫令衆少避其鋒以圖後舉乃率將佐往依
大將宇里海軍未幾破義斌於真定李全在大名結其黨日謀
取冠氏天錫每戰輒勝一日自將來攻天錫率死士乘城力戰
三晝夜度不能下始乘風霾遁去太宗元年朝行在陳便民事
倭詔從之歸卒 子賁亨字文甫從伐宋累功授處州路達魯
花赤青田縣民季文龍章焱殺知府以叛文龍據處州賁亨至
率衆圍之將騎士陳于下河門賊棄城突圍走賁亨入城招散

續通志卷二十一
亡立官府焱復合衆來攻陣惡溪南賁亨分兵固守屬萬戶忽
都台援兵至賊方退文龍溺死忽都台以處卽亂山爲州無城
壁可恃且民多反側欲屠之賁亨曰我受命綏撫此郡賊固可
殺良民何辜不從龍泉縣賊張三八糾衆二萬殺慶元縣尹屠
其家賁亨將騎士五百往討戰于浮雲鄉賊散走旣而衢州陳
千二遂昌葉丙六聚衆數萬來助賁亨前後討平之在任五年
還冠氏卒

王義字宜之真定寧晉人少有膽智讀書知大義河朔盜起縣
人相聚謀曰時事如此吾儕欲保一家室宜有所統屬乃共推
義爲長攝縣事木華黎兵至城下義率衆降入覲太祖授寧晉
令兼趙州以南招撫使時兵亂民廢耕所在人相食縣東有藪
澤周百里中有小堡曰澁城義曰澁雖小而完且有魚藕菱芡

之利不可失也留偏將守縣而身率衆保瀝城金將李伯祥據趙州義帥壯士挾長矛疾趨夜四鼓擣其城殺守陴者城中亂伯祥挺身走州遂定已收束鹿進攻深州守帥以城降擢義深州節度使金將武仙攻束鹿積三十日不能下一夕義召僚佐曰今城守雖有餘然外無援兵食將盡豈可坐而待斃夜率銳士啣枚出乘暗襲仙營仙軍潰走還真定仙復遣李伯祥謀襲趙州并取瀝城沿河列戰艦數百義率民兵截其下流士卒皆水鄉人善水戰回旋開闔往來如風雨敵莫敢近遂保州城乃布教令招集散亡勸率種藝深冀之間遂爲樂土云

王珣真定寧晉人長身駢脅金季爲萬戶鎮趙州木華黎下中原王珣率衆降命領本部軍從攻邢洛磁三州及濟南諸郡號長漢萬戶從攻潞州堅不下王力戰流矢中左目竟拔其滅又破

平陽下太原汾代等州師遣署元帥府監軍以趙州四十寨款
焉先是金降將武仙叛王從大軍致討駐軍寧晉東里寨仙遣
人賁諾命誘王妻降妻拒曰妾豈可使夫懷二心於國家邪仙
聞之數匿殺其子寧壽王聞之領數騎突其圍仙遣人追之皆
曰王將軍膽氣驍雄非我輩敵也仙乃盡發王先世二十七冢
棄骸滿道王從諸將擊仙於趙州仙糧絕脫走真定遂平加趙
州慶源軍節度副使有民負西域賈人銀倍其母不能償王出
銀五千兩代之又出家奴二百餘口爲良民中統元年卒子
忱字允中幼明敏有才識世祖命宿衛東宮已授山北遼東道
副使憲吏耿熙言徵北京積年逋負計可得鈔二十萬錠帝遣
使覈實熙懼事露擅增制語有并打算大小一切語衙門等事
十二字追繫官吏數百人忱驗問知其詐熙乃款服改河北河

南道副使鎮南帥唐兀台恣虐害民惋疏其罪劾之唐兀台陰結大臣反誣奏於帝逮惋至京師得面陳狀世祖大悟抵唐罪起惋爲燕南道副使累遷江陵汴梁兩路總管

邨順保定行唐人金末盜起順集鄉人豪壯者與其弟嘗築兩砦于石城據隘分守太祖九年率衆來歸授行唐令真定饑羣盜據城民皆穴地以避盜發地而噉其人順擒殺其亂首朝廷升南陽爲恒州以順爲安撫使金將武仙帥衆來攻順戰却之及仙屯兵于黃堯兩山順及弟嘗又擊敗之時西京郝道章陰結仙黨抄掠州縣順擒殺之仙退真定以自保順從官軍敗之王柳口民賴以安已從太宗攻河南諸郡招降民十餘萬以順知中山府所至多惠政卒年七十四

王善字子善真定藁城人父增監本縣酒務以孝行稱善姿儀

雄偉音若洪鐘多智畧時羣盜蠭起衆推善爲長約束備禦有方盜不敢犯權中山府治中時武仙鎮真定忌善名密令知府李濟府判郭安圖之張宴伏兵名計事善覺卽還治衆倉猝得八十人慷慨與盟人爭奮遂誅濟安乃諭其黨曰造孽者李郭耳餘無所問夜臥北城上戒麾下曰勿以我故累汝家當取吾頭獻帥府衆曰公何出此言我輩惟有効死遂率衆降授同知中山府事仙走獲鹿委其佐段琮城守善入據其城民爭迎附自中山以南降州郡四十二遷中山真定等路招討使太祖十三年升藁城爲匡國軍以善行帥府事仙窮迫請降詔復還鎮善奏仙狼子野心終必反覆請修城隍備之未幾仙果叛悉衆來攻火及西門善出戰却之仙使部下宋元俘老幼四千人南奔善追奪之俾復完衆徙河南至鄭州州將馬伯堅素聞善

名登陴大呼曰橐城王元帥在軍中否願以城降善直前免胄
與語伯堅果率衆出民願從北渡者以萬計授之土田安集得
所太宗十三年授知中山府事屬縣新樂地居要衝迎送供帳
倍他所皆取於民善均其勞逸所徵或未給輒出家貲代輸又
放家僮五百人爲民人懷其德卒封冀國公諡武靖子慶端官
詹事丞見太子真金傳

杜豐字唐臣汾州西河人少有大志通兵法仕金爲平遙義軍
謀克太祖取太原豐率所部來降從國王按察兒攻平陽克絳
州解州諸堡招集流民三萬餘家金人南遁遂以豐守河北從
下懷孟破溫谷木澗等寨及洪洞西山賊墮崖死以萬計金將
武仙等往來鈔掠平陽太原間行路梗塞授豐河東南北路兵
馬都元帥便宜行事遂破玉女割渠等寨從攻益都金守將突

圍出豐戰扼之益都下遂畧地登萊降島民萬餘以本部取沁
州由是銅鞮武鄉襄垣綿山沁源諸縣皆下復命撫定平陽太
原真定及遼沁未降山寨所至悉平擢沁州長官長官元初在
高爵也
州十餘年寬徭薄賦勸課農桑民以富足後請老卒于家沁人
立祠祀焉子思敬世祖至元中累遷侍御史

冊曰草昧初開蒼黎轉徙幸有良牧瘡痍頓起雖曰武夫
循聲足紀名父杜母差堪比擬

賈居貞字仲明真定獲鹿人年十五汴京破奉母居天平甫寇
爲行臺從事時法制未立人以賂相交有餽黃金五十兩者却
之太宗聞而嘉歎敕有司月給白金百兩以旌其廉世祖中統
初授中書左右司郎中從帝北征每陳說資治過鑑雖軍中未
嘗廢書一日帝問郎俸幾何居貞以數對帝謂其太薄敕增之

辭曰品秩宜然不可以臣而紊制太保劉秉忠奏居貞爲參知政事又辭曰他日必有由郎官援例求執政者將何以處之不拜丞相伯顏伐宋居貞以宣撫使議行省事旣渡江下鄂漢伯顏以大軍東下留右丞阿里海牙與居貞分省鎮之居貞曰江陵要地乃宋制閫重兵所屯聞諸將不睦遷徙之民盈城復皆疾疫芻薪乏闕杜門不敢樵採不乘隙先取迨春水漲上流爲彼所乘則鄂危矣驛聞帝命阿里海牙領兵取江陵居貞以餽行省事留鄂於是發倉儲以賑流亡宋宗室子孫流寓者廩食之不變其服而行其楮幣東南未下州郡商旅留滯者給引以歸免括商稅并湖荻禁蘄州民傅高起兵應宋閩廣二王居貞遣宣慰鄭鼎將兵討之鼎言鄂之大姓皆與高通請誅之以絕禍本居貞曰高鼠子無知行就戮耳大姓何預吾能保其無他

所全者衆至元十四年除湖北宣慰使及行鄂州老幼號送於
道刻其像祠之泮宮明年遷江西參政時逮捕民間受宋二王
文帖者急坐繫巨室三百餘居貞至悉出之投其帖於火士
卒有持兵器入民家誣爲藏匿以取財者皆箠繩以法姚燧神
道碑云
宰相出入以罪士導從至省班立庭下時大雪墮地旋消移時
不地居貞曰相公囊盛家煖炭其前而張喤於後言是則宜
居貞曰相公囊盛家煖炭其前而張喤於後言是則宜
民屋立者必以爲加三月矣塔出屬觴謝失言休士於廡南安
李梓發作亂慮將帥出擾民下令親征營於城北遣人諭之衆
聞居貞至皆散匿不爲賊用梓發自焚死師還不戮一人杜萬
一亂都昌調兵擒之有列巨室姓名百數來上謂與賊通居貞
曰元惡誅矣蔓延何爲命焚其牒碑云江東宣慰使媚其功遣
使入讒居貞不俟江東兵至
遣江南將往討私有其藏且以屠禁日殺人會居貞亦遣使至
帝責江東使曰賈郎中爲者何有過差且是賊非羊豕比也雖
殺以刑以疾卒于位追封定國公

烏古孫澤字潤甫臨潢人讀書舉大畧才幹過人世祖將取江南澤以選輸鈔至淮南餉軍丞相阿朮見而奇之補淮東大都督府掾至元十四年元帥唆都舉兵下閩越辟澤提控案牘時朱廣王據福州其將張世傑攻泉州文天祥置都督府于南劍州閩中郡縣往往復從宋唆都時軍浙東謀所先澤曰彼據閩廣而我往浙右非策譬之伐木務除其根當先南向乃渡兵闔關入戰至南劍遂收福州進拔興化唆都怒其民反覆令屠城澤曰世傑不虞我軍遠至方急攻泉州旦暮且失守莫若出興化遣民使走泉州扇動之彼將膽落而潰是不戰而完泉州捷於吾兵之馳救也唆都喜開門縱民出世傑果得逃民知興化已破乃解泉州圍去明年春還擊潮州守將馬發備禦甚固澤曰城守不下以外多壁壘爲之援也令分兵攻一大壘破之

餘曷盡解散潮遂拔朝命知興化軍繼改軍爲路授澤行總管
府事民迎候道左曰是曩昔再生父母也郡新殘於兵白骨在
野首下令掩埋之民有棄子女於道者置慈幼曹籍而撫育之
當江南未定民自相什伍以捍衛鄉里及時平行省議籍爲兵
澤曰國兵非少今籍民以示少非所以安反側也且當籍者衆
民或有他心議遂格澤又興學校召長老及諸生講肄經義行
鄉飲酒禮延及旁郡士咸知嚮慕肖澤像祀於學宮調永州路
判官平章要束木貪縱誅求無厭有使至永澤每戒吏美供帳
豐酒食務順適其意使者感媿無所發其毒一郡獲安丞相桑
哥建議考校天下錢穀澤卽自上計行省要束木怒曰郡國錢
糧無不增羨永州何獨不然此直孫府判倚其才辯慢我命拘
繫之及桑哥敗要束木伏誅澤始得釋授廣西道宣慰副使兩

江地居荒服與百蠻接愚民不知禮法澤作司規三十有二章以漸爲教民至今遵守邕管徼外蠻數爲寇澤循行得阨塞處布畫遠邇募民伉健者四千六百餘戶置雷雷那扶十屯立營堡守之陂水墾田築八埭以節潴洩得稻田無算歲收穀爲軍儲邊民賴以甦息詔擢海北海南道廉訪使雷州地近海潮汐啗其東南陂塘巖農病焉而西北廣行平袤宜爲陂塘澤行視城陰曰三溪徙走海而不以灌溉此史起所以薄西門豹也乃教民浚故湖築大堤埭三溪潴之爲斗門二埭埭六以制其贏耗隴爲渠二十有四以達其注輸渠皆支別爲牖設守視者以時啓閉計得良田數千頃潄海廣潟並爲沃壤民歌之曰曷齒爲田今孫父之教渠之泱泱兮長我秔稻自今有年兮無旱無澇武宗至大元年改福建廉訪使有芝五色產於憲司澄清堂

民謂澤宿有德於閩故致此以母年八十求歸長沙歲餘母喪
澤以哀毀卒常曰士非儉無以養廉非廉無以養德身一布袍
數年妻子樸素無華人皆言之澤不以屑意追諡正憲子良楨
位宰輔自有傳

聞曰從容進說生靈獲保掩骼慈幼築陂溉稻居躬以廉
興下以教惠政繫累循良克紹艾年有兒寧非天道

譚澄字彥清德興懷來人父資榮金末爲交城令蒙古師下河
朔以縣來附從攻汴有功年四十移病舉其資用自代資用卒
澄襲爲令時年甫十九有文谷水分漑交城田文陽郭帥專其
利堰之訟累歲莫能直澄折以理令決堰均其利豪民有持吏
短長者察得其主名皆治以法歲乙未籍民戶有司多以浮客
占籍及征賦逃竄殆盡官爲得貸積息以倍無以償澄入覲因

中書令耶律楚材而陳其害太宗惻然免其逋逃民能歸者復
三年詔下公私便之壬子復大籍民澄盡削交城之不土著者
賦以時集世祖還自大理澄進見畱藩府凡遣使必命澄偕而
以澄弟山代爲交城令中統元年擢懷孟路總管會歲旱令民
鑿唐溫渠引沁水溉田民用不饑教之種植地無遺利至元中
累官陝西四川道按察使建言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民年四十
無子聽取妾爲宗祀計著爲令四川僉省嚴忠範守成都爲宋
將符萬壽所敗退保子城世祖命澄往代至則堊暴骸修焚室
賑饑貧集逋亡民心稍安及西南爨羅羅斯內附遂以澄同知
宣慰司事比至以疾卒世祖嘗與太保劉秉忠論一時牧守秉
忠曰若邢之張耕懷之譚澄何憂不治哉游顯宜撫大名嘗爲
諸路總管求虎符宣麻澄至中書辭曰皇上不識譚澄邪乃爲

顯所舉中書特去之其耿介如此

通考云中統三年鄭鼎遷平陽路總管導汾水溉民田千

餘頃趙志除長葛縣邑地旱濕累歲不登志相其宜使爲水田旱則決泄水澆之民獲其利

姜彧字文卿萊州萊陽人張榮守濟南辟爲掾累進參議官世

祖中統二年與榮孫宏入朝因言李璫反狀已露宜先其未發

制之不報明年春璫果反襲據濟南彧棄家從榮招集散亡迎

諸王哈必赤進討開城中糧盡勢蹙彧昏夜言於王曰聞王陛

辭日而受詔曰發兵誅叛母及無辜今旦夕城且破王宜早諭

諸將勿令縱兵不則城中恐無噍類王曰汝言城破解陰陽邪

彧曰以人事知之若待城破始言晚矣王悟明日賊衆開門出

降王下令諸軍敢入城者論以軍法城中宴安如故以彧知濱

州時行營軍士多占民田爲牧地縱牛馬壞稼彧請中書遣官

分畫疆畔捕其犯者賞之法乃課民種桑歲餘新桑徧野人

名爲太守桑及轉東平府判官民遮道請留馬爲之不行累遷河南陝西按察使以老病歸濟南卒年七十六

許梈字公度太原忻州人年十五以儒生中詞賦選至京師平章王文統命爲中書省掾以不任簿書辭改知印一日從省臣立殿下世祖見其美髯魁偉問曰汝秀才邪梈頓首曰臣學秀才耳未敢自謂秀才也帝善其對授中書架閣庫管勾兼承發司事未幾擢勸農副使時商挺爲安西王相遇諸塗梈言京兆之西荒野數千頃宋金皆嘗置屯如募民立屯田歲可得穀以贍王府用挺如其言行之三年屯成果獲其利平章廉希憲行省荆南以梈爲左右司員外郎荆南父老與金帛來謁梈曰汝輩已爲大元民今置吏來撫汝奚川金帛求見爲尋除江西道副使時招討使郭昂縱兵俘掠甚衆梈詢得良民六百口遣還

鄉里俄改徽州路總管

通考云時新舊指幣並行以新易銀或患數多楫極言部內民貧不堪宰臣嘉

其欲觀他郡銀藏十八

戶部尚書王巨濟倚勢刻剝加徵民鈔已輸二千

錠怒其少欲更益千錠楫曰公欲百姓死邪如欲其死雖萬錠可徵也巨濟怒始解及考滿去徽屬績溪歙縣民柯三八汪千十等因歲饑阻險爲寇行省以兵捕之相拒七月更使人招之寇曰但得許總管來我等卽解散行省召楫至楫單騎趨賊壘衆見皆拜曰我公旣來請署勝以付我楫白行省請退軍一舍俟其歸命參政高典如其計賊果降官至東平路總管

胡祇遘字紹開徽州武安人少孤旣長讀書見知於名流世祖中統初張文謙宣撫大名辟爲員外郎已入爲中書詳定官至元元年授應奉翰林文字調右司員外郎時阿合馬當國進用羣小官冗事煩祇遘建言省官莫如省吏省吏莫如省事以是

忤權貴意出爲太原路治中兼提舉本路鐵冶將以歲賦不辦
責之及蒞職以長聞累擢荆湖北道副使有佃民訴其田主謀
不軌祇遣察其寃坐告者改濟寧路總管濟寧移治鉅野縣自
是經兵戈民居未集風俗樸野祇適選郡子弟擇師教之親爲
講論斯變其俗久之轉山東東西道按察使所至抑豪右扶寡
弱以敦教化厲士風民有父子兄弟相訟者必懇切論以天倫
之重不獲已則繩之法未幾以疾歸朝廷徵耆德者十人祇遣
爲官不赴卒諡文靖王曾祠堂記云自號紫山著易直解
葉竹堂書曰有紫山文集十二冊

程思廉字介甫家東勝州父恒初爲沿邊監榷規運使思廉用

薦給事東宮授樞密院監印時方規取襄樊使任轉餉築城置

倉以受粟轉輸者與民爭門不時至思廉令行者異路粟至多

露積一夕大雨思廉安臥不起省中召詰之答曰此去敵近中

夜駭動衆必驚或致他變縱有漂濕不過軍中一日糧耳聞者
聞之至元十二年入爲監察御史以劾權臣阿合馬繫獄居之
素然卒不能害累遷河南道副使道過彰德聞兩河歲饑徵租
益急欲緩之有司謂法當上請思廉曰必待請民且不堪命矣
卽移文罷徵後果得請旣而河北大祲流民數萬人渡河求食
朝廷遣使集官屬禁勿渡思廉慮其生變曰民急就食豈得已
哉天下一家河南河北皆吾民也悉縱之往且曰雖得罪無憾
章上亦不之罪衛輝懷孟大水及城不沒者數版思廉卽修隄
防露宿督役水不爲患衛人德之俄以憂去初立雲南行臺起
爲御史中丞始至蠻獠渠長來賀意甚倨思廉竄上威德使毋
自外聞者懾服雲南舊有學校而禮教不興思廉力爲振起始
有從學問禮者成宗卽位除河東山西廉訪使平陽諸郡歲轉

粟北方民勞費數倍思廉爲請改輸河東近倉舊法決事曹吏得輕重其權思廉自判牘尾某當某罪吏皆束手生平累任風憲言事剴切如請早建儲貳訪求賢俊辨車服議封諡養軍力定律令皆急務也與人交有終始或有疾病死喪問遺賻恤往返數百里不憚勞仍爲之經紀家事撫視其子孫其於宗親尤曲盡恩意好薦達人物或者以爲好名思廉曰若避好名之嫌人不復敢爲善矣卒諡敬肅

冊曰事有非理衆所不平履仁蹈義指爲好名中立之途何者爲程或有作意孰與拂情程公至言善用以宏

雷膺字彥正渾源州人父淵仕金爲御史膺生十歲而孤金末母侯氏挈之北歸艱險備嘗始篤志於學太宗時詔郡國設科選試凡占儒籍者復其家膺年甫弱冠得與選遂以文學稱史

天澤鎮真定辟掌書記世祖中統初授大名路宣撫司員外郎至元中拜監察御史首言當正君心以正朝廷百官且斥聚斂之臣不宜作相出爲山西道僉事轉山南湖北道副使是時江南新附諸將市功且利俘獲往往濫及無辜或強籍新民爲奴隸膺出令得還爲民者凡數千計以母憂去官起浙西道按察使時蘓湖多雨傷稼百姓艱食膺請於朝發廩米二十萬石賑之行省謂其數太多議存三之一膺曰宣布皇澤惠養困窮臣職也豈可效有司出納之吝邪省官不能奪年六十二卽致仕成宗卽位朝會上都名諸故老議政膺爲稱首一日延見便殿賜白玉帶環大德元年卒于京追封馮翊郡公諡文穆

十天璋字君璋洛陽人父世昌仕金爲河南孔目官憲宗南征率衆歛附授真定路管民萬戶籍河北民徙河南者三千餘人

俾專領之遂家汴天璋少負氣世祖至元中爲南京府史河南副使程思廉察其賢辟爲憲史後爲中臺掾有侍御史素貪冒御史發其贓天璋主文牘未及奏顧爲所譖同被逮御史對食悲哽天璋曰死職義也奈何爲見女子泣邪御史慙謝俄見免丞相順德王當國擢掾中書爲提控事有可否必力辨他相怒天璋言不置王竟從其議且曰掾能是吾復何憂成宗大德間爲工部主事蔚州有劉帥者豪奪民產吏不敢決省檄天璋往訊帥服田竟歸民尋遷刑部郎中適盜賊充斥時議犯者并家屬咸服青衣中以別民伍天璋曰赭衣塞路秦弊也尙足法邪議乃止仁宗召入見時興聖太后在座帝指曰此不貪賄卜天璋也因問今何官對曰臣待罪郎中復問誰薦者對曰臣不才誤蒙擢用不知所薦帝曰先朝以謝仲和爲尙書卿爲郎中皆

朕親薦也皇慶初出爲歸德知府勸農興學復河渠民始免河
患以夏田制收饒州路總管既至聽民自實事無苛擾版籍以
清火延饒之東門天璋具衣冠向火再拜勢遂熄鳴山有虎爲
暴移文山神立捕獲之以治行第一擢廣東道廉訪使先是豪
民瀕海築堰專商船射利有司以賂置不問天璋至發卒決去
之嶺南地常燠至是始冰人謂政化所感尋乞致仕歸文宗天
曆二年蜀兵起荆楚大震復拜山南道廉訪使或疑其老不果
行天璋曰國步方艱吾年八十恒懼弗獲死所敢避難乎遂行
時穀價翔湧乃下令招集且勿損價於是四方舟車爭至米價
頓減會詔三品官言時政因列上十二事凡萬餘言曰曰中興
濟治策以老引去歸汴出餘祿以施族黨家無甌儲處之晏如
也卒贈河南郡侯諡正獻

袁裕字仲寬洛陽人幼孤從兄避難聊城因家焉少嗜學世祖中統初辟中書右司掾始建言給重囚衣糧醫藥毆人至死者免籍其孥產止令出焚瘞錢後著爲令順天民王住兒因鬪殺人其母年七十訴曰妾寡且老恃此兒爲生兒死則妾亦旋死裕言於執政曰因誤殺人情非故犯當因其母有之執政以聞得免死南京總管劉克興多掠良民爲奴隸後以矯制獲罪當籍奴產之半裕言於中書止籍其家奴得放出爲民者數百人至元中遷開封府判官洧川縣達魯花赤貪暴盛夏役民捕蝗禁不得飲水民不勝忿擊之斃有司坐以大逆寘極刑者七人連坐益衆裕曰彼自犯衆怒而死安可悉歸罪於民止議誅首惡餘各杖釋之部使者錄囚至疑其寬裕遂陳其狀於刑曹竟從裕議由監察御史拜西夏中興等路新民安撫副使時徙鄂

民萬餘戶於西夏有司不與廩食流離載道裕爲計丁給地立
三屯使耕以自養民始得安累除順德路總管有鐵冶提舉張
鑑無子買妾其妻妬殺之裕捕其妻至訊之服辜未幾卒于官
嘗以其兄有鞠育恩令其子師愈推蔭兄子仁師愈後官至侍
御史

張礎字可用其先渤海人父範爲真定勸農官因家焉礎業儒
平章廉希憲薦於世祖潛邸時真定爲諸王阿里不哥分地王
以礎不附已銜之使言於世祖曰張礎我分地中人當以歸我
世祖復曰兄弟至親寧有彼此且我方有事於宋如礎者實所
倚任待天下平定自遣還也從世祖伐宋凡徵發軍旅文檄悉
出其手初立中書省以礎權左右司事尋出爲彰德路徇權官
後知威州有婦人乘驢過市投下官暗赤之奴引鳴鏑射之墜

地奴走匿主家礎將以事聞暗赤懼乃出其奴論如法已爲江
南浙西道副使時宣慰使失里貪暴掠良民爲奴礎劾黜之遂
安縣民聚衆負險爲亂命礎與浙西宣慰同知劉宣往討宣銳
欲進兵礎曰江南新附守吏或失撫綏宜遣人招之以全衆命
宣不可礎曰招之不來加誅未晚遂遣人往諭逆黨果自縛請
罪礎釋之宣乃嘆服遷嶺南廣西道按察使廣西宣慰使也里
脫強奪民財礎按其罪尋改安豐路總管卒于官追封清河郡
公諡文敏

脫烈海牙畏吾人世居別失八里之地祖八剌朮始徙真定富
而樂施不償者火其券脫烈海牙幼嗜學警敏絕人性整暇喜
從文士遊犬馬聲色之娛一無所好爲隆平縣達魯花赤均賦
興學勸農平訟橋梁水防諸政無不舉及僉燕南道廉訪司事

在任六年黜汚吏百四十有奇仁宗在東宮知其嗜學出秘府
經籍聖賢圖像以賜時人榮之累遷淮東宣慰使卒于廣陵追
封恒山郡公

耶律伯堅字壽之桓州人氣豪俠喜與名士遊用薦舉入官爲
工部主事世祖至元九年轉清苑縣尹初安肅州苦徐水爲患
訴於大司農欲奪水故道導之使東入清苑境伯堅陳其形勢
圖其利害謂果導則清苑徒被淹沒而水必反故道爲災請大
司農司官及郡守行視可否事遂已縣西有塘水溉田甚廣勢
家據爲磴民以失利來訴伯堅命毀磴決其水注之田許以溉
田餘月仍得堰水置磴爲定制縣居南北之衝歲爲親王大官
治供帳於縣西限以十月成至次年復撤而新之吏得並緣侵
漁伯堅命築公館以代其樊遂絕凡郡府賦役於縣有重於他

縣者輒曰寧得罪於上不可得罪於下必詣府力爭在清苑四年民親之如父母比遷去立石頌其德

通考云至元二十八年王昌齡守衛輝路清水

出輝縣山陽鎮以入衛河昌齡因度原隰創路溝澮溉田數百餘頃

段直字正卿澤州晉城人至元十一年河北河東山東盜賊並

起直聚黨族結壘自保世祖命將畧地晉城直以其衆歸幕府

承制署潞州元師府右監軍其後論功行賞分土世守命爲澤

州長官澤民多避兵未還者直命籍其田廬於親隣人戶且約

曰收業主至當析之以歸逃民聞之多還者命歸其田廬如約

貧民素無產者出粟賑之爲他郡所俘掠者出財使完聚以兵

死而暴露者多方收瘞未幾澤爲樂土大修孔子廟割田千畝

置書萬卷迎儒士李俊民爲師以招延四方來學之士不數年

士予以通經被選者百二十有二人在官二十年朝廷特命提

舉本州學校事未拜而卒

周曰牧養斯民既富宜教盡人能知應以文貌千田萬書
蒸蒸英妙如斯有幾廣陵之調

臧夢解慶元人宋末進士未官而國亡世祖至元十三年從鄉
郡守將內附授知海寧州按察副使王慶之按行至見其門無
私謁官署蕭然凡差役皆當其貧富而吏無所預且戶口增田
野闢桑植榆柳交蔭境內政平訟簡爲諸州縣最乃舉夢解才
守兼備宜擢清要在任將十年始滿去閏五年屬海寧饑江浙
行省徵夢解分賑復至州卽親履村落與父老道故人給以米
所活同萬餘人南臺御史苟宗道舉其名上聞除同知桂陽路
總管府事尋擢廣西廉訪副使故事烟瘴之地行部者率不至
夢解必親歷遂按問賓州藤州兩路官吏置於法者無慮八十

餘人又平反邑州黃震贓罪及藤州唐氏殺夫罪兩大冤獄成
宗大德中累遷廣東廉訪使既老乃納祿退居杭州所著有周
官考春秋發微各數卷學者稱爲魯山先生 同時有陸壘者
字仁重江陰人也與夢解齊名御史鄭鵬南嘗以二人並薦丞
相伯顏舉師南下壘時年未冠而志強氣銳率鄉人入見幕府
論議有合兵遂不涉其境伯顏奏授同知徽州事以廉能擢置
臺憲積官浙西廉訪使嘗上章奏免儒役及舉行浙西助役法
卒諡莊簡

田滋字榮甫開封人世祖至元二年由汴梁路總管府知事入
爲御史臺掾擢監察御史會宋亡滋建言江南新附民情未安
加以官吏侵漁宜立行御史臺鎮之詔從其請超拜行臺侍御
史成宗大德二年遷浙西廉訪使有縣尹張或者被誣以賊獄

成問之但俛首泣不語滋大疑明日齋沐詣城隍祠禱曰張或
坐事有冤狀願神相滋明其誣守廟道士進曰曩有王成等五
人同持誓狀到祠焚禱火未盡而去爐中得其遺橐今藏壁間
豈其人邪視之果然明日詣憲司詰成等不服出火中誓狀示
之皆驚愕伏辜或遂得釋十年改陝西參政時陝西亢旱久道
過西嶽禱曰滋奉命來參省事安西不雨者三年矣民饑死滋
將何歸願神降甘澤以福黎庶到官果大雨未幾以疾卒于位
贈開封郡公諡莊肅

許維楨字周卿遂州人世祖至元十五年爲淮安總管府判官
尋遷鹽城及丁溪塲有二虎日噬人維楨默禱於神祠一虎去
一虎死祠前境內旱蝗甚復禱於神大雨一晝夜蝗盡死是冬
頗父老相與愁曰冬無雪民多疾奈何維楨曰吾當再禱已而

雪深三尺朝廷聞其事方欲召用未及而卒

聞曰至誠感神非有他術好事喜談啓人之惑陰陽一理
祐在正立

王都中字元俞福寧州人父積翁仕宋爲福州招捕使至元十
三年以全閩圖籍來降除參知政事行省江西俄使日本宣諭
至其境遇害紀事本末云積翁取道慶元航海帝以其俗尚佛
命普陀僧如智同往舟人不願行共謀殺之時至
元二十一年正月事都中生三歲卽以恩授順昌縣尹賜平江田八千畝

宅一區已而世祖追念其父特授平江路總管府治中時年甫
十七僚吏見其少頗易之都中遇事剖析動中宵察皆睥睨不
敢欺學舍久堙不治都中曰聖人之道人所共由卽首募大家
舍錢新其禮殿秩滿除浙東道副使武宗詔更鈔法行銅錢以
都中爲通才改江淮泉貨監凡天下爲監者六惟江淮所鑄錢

最精選郴州路總管郴民染蠻俗喜鬪爭都中乃大治學舍作
選豆籩簋簠琴瑟諸屬使其民識先王禮樂之器延宿儒教
學其中開曉以義理俗爲之變尋移饒州路年饑米價翔湧都
中出官倉米定其價爲三等言於行省謂須糶以下等價民乃
可得食未報又於下等價減十之二使民就糶行省怒其專都
中曰饒去杭二千里往還定議非半月不可人七日不食則死
安能忍死以待邪歲額包銀戶不過二兩州縣徵加十倍都中
責之一以詔書爲斷俄以內憂去服闋除兩浙都轉運鹽使舊
制鹽亭竈戶三年一比附推排任事者悉歛怨久不行都中曰
爲政者使皆避謗何以集事徧歷二十四場驗其物力高下爲
損益役既平而課亦足俄遷福建道宣慰使後改浙東文宗天
曆初又徙廣東道三易其所至皆有聲順帝元統初廷議以兩

准鹽法久壞仍命都中理其事既至即前所行於浙者次第施之陞政賴以修舉尋拜河南參政中道以疾歸卒諡清獻都中歷官四十載清白得之家傳所賜田宅外不增一墮不易一椽原粟悉以給族姻之貧者中年尤致力根本之學自號本齋有詩集三卷

書史會要云大字似其爲人小楷亦善

子畛字季野官成都路判官

清峻有父風真草皆師二王度越流輩

劉德溫字純甫大興人起家中書省宣使成宗大德末年以年勞授內宰司照磨監建興聖宮調掌儀署令未幾改內宰司丞奉中旨徵河南民趙糧德溫輒平其價令輸鈔以償民甚稱便復轉延福司丞奉旨代祠嶽瀆比還遷同知大都路總管府事輦轂之下供億浩繁德溫措置有法民用不擾遷甄用少監積官同知上都留守司事省機和糴糧民以價不時得通和觀望

德溫下令曰糧入價出吏有敢爲姦者罪加等於是糧不踰期而集俄授永平路總管永平當天曆兵革之餘野無居民德溫爲政一年而戶口增倉廩實遂興學校以育人材庶事畢舉歲大旱禱而雨歲以不歉深漆二水爲害有司歲發民築堤德溫曰流亡始集而又役之是重困民也遂罷其役有豪民武斷鄉里前吏莫敢治德溫按得其罪論如法書其過於門永平古孤竹國也有伯夷叔齊廟而祀禮猶未備德溫請命有司春秋具牢禮致祭著爲式表廟額曰聖清卒封彭城郡侯諡清惠諱都刺字瑞芝凱烈氏祖阿思蘭嘗從伐宋仕至冀寧路達魯花赤子孫因其名以蘭爲氏諱都刺通經史在翰林院職書制誥成宗命書藩王添力之旨諱都刺曰此旨非惟有損國體行且爲民決矣帝聞之曰小吏如此真難得也事乃止除遼州達

魯花赤以政聞文宗至順初遷襄陽路達魯花赤山西饑河南
行省恐流民入境爲變檄守武關諸都刺驗之皆良民輒聽其
度關吏曰得無違上命乎曰吾防姦耳非仇良民也可不開其
生路邪城臨漢江歲被淹沒爲築隄外城水患遂息順帝元統
二年除益都路總管有馬賊白晝劫人日久不能捕諸都刺生
擒之其黨賂宣慰使誣以枉勘縱之去已而賊劫河間復被獲
乃盡輸其情誣始白俾再任一考親王買奴鎮益都其府屬多
病民爲害諸都刺裁抑之不稍徇民以無擾至正六年卒

武夷山志

云諸都刺行省左丞所都子也嘗爲福建道宣慰副使武夷四
曲有御茶園南北五里大德己亥設場官二員製茶爲貢每歲
驚蟄有司循舊典致祭令衆鳴金鼓揚聲齊喊曰茶發芽旁有
通仙井旋卽漸漸滿以此製茶異于常品造茶畢泉亦漸縮故名
呼來泉諸都刺乃更建賊山臺作亭其上曰
賊泉亭俾修貢之典永爲成規而自爲之記

楊景行字賢可吉安太和州人登仁宗延祐二年進士授會昌

州判官州民素不知井飲汲河流每多疾癘且不知陶瓦止以茅覆屋所在輒多火災景行教民穿井以飲陶瓦以代茅茨民始免此二患更創學舍禮師儒勸民出腴田以饍士弦誦之聲頓盛歷官歸安縣尹以翰林待制致仕

韓鏞字伯高濟南人登仁宗延祐進士授國史院編修官尋遷集賢都事泰定四年拜監察御史當時由進士入官者僅百之一由吏致位顯要者常十九帝欲以中書參議傅巖起爲吏部尚書鏞上言吏部掌天下銓衡巖起從吏入官烏足盡知天下賢才況尙書秩三品巖起階止四品於法不得升遂止未幾除僉浙西廉訪司事擊姦暴黜貪墨特舉烏程令干文傳治行爲諸縣最順帝至正初累拜侍御史性剛介爲時所忌言事者誣劾其賕私罷去臺臣辨其在復起參議中書省事帝閱連年水

早民多失業命選臺閣名臣出爲守令納參知政事魏中立言
中立字宗特署鏞姓名授饒州路總管饒俗尙鬼有覺山廟者
自昔爲妖以禍福人鏞至卽徹其祠宇沉土偶人於江凡境內
淫祠不合祀典者悉毀去人初大駭已而嘆服鏞知民可教俾
其俊秀入學求宿儒列爲五經師朔望必幅巾深衣謁先聖每
月考課以示勸勵治暇卽延見師生與講討經義由是人各自
力於學饒之以科第進者視他郡爲多鏞居官廨自奉澹泊僚
屬皆化之朝使者至外郡奉之甚侈一不厭其欲往往衙之謗
騰起其使饒者鏞延之郡舍中供以糲飯退無有後言十年召
拜中書參知政事時丞相脫脫在位參政龔伯遂輩方用事朝
廷悉議更張鏞言不見聽帝以其優於治郡而執政非所長仍
出爲甘肅參政再遷西臺中丞卒于官

冊曰饒故楚地夙尚巫鬼時當元季風行尤韓毅然去之盜無所祀梁公以來一人而已

千文傳字壽道平江人祖宗顯宋承信郎父雷龍鄉貢士宗顯世以武弁入官力教其子以文易武故雷龍兩舉進士宋亡不仕及生子乃命是名以期之文傳少嗜學登仁宗延祐二年乙科歷長洲烏程兩縣尹暨婺源吳江二州知州長洲爲文傳鄉邑至則徙榻公署無事未嘗輒出親舊莫敢通私謁會創行助役法凡民田百畝令以三畝入官爲受役者助民得不病於役其在烏程有富民張申妻王氏無子張納一妾於外生子未晬王誘妾以兒來尋逐妾殺兒焚之文傳發其事王厚賄妾父買隣兒爲妾所生謂兒實不死文傳令妾抱乳之兒啼不就乳妾父吐實遽呼隣婦至兒見之躍入其懷王遂伏辜丹徒民有二

弟共殺其姊者獄久不決文傳鞠得其情其母乞貸二子爲終
養文傳謂不可以情曲法仍坐爲首者死婺源俗男女婚聘後
富則渝其約有育女至老死不嫁者親喪貧則不舉有停柩累
世不葬者文傳下車召耆老以禮訓告閱三月而婚喪俱畢宋
儒朱熹上世居婺源文傳卽其故宅建祠俾朱氏世守新安文獻志云
熹原籍婺源以父松官于闕遂居建順帝至正三年召修宋史
安仍以次子堃之後還居婺源守墓書成擢集賢待制以禮部尚書致仕

林興祖字宗起福州羅源人英宗至治二年進士三遷知鉛山
州鉛山素多造僞鈔豪民吳友文爲之魁遠至江淮燕薊莫不
行使奸黠藉以致富更分黨數十輩爲吏於有司伺有欲告者
輒先誣以事前後戕人甚衆民銜冤不敢訴興祖至曰此害不
除何以牧民卽張榜禁僞造者且立賞募民首告俄有告者至

佯以不實斥去又有告獲僞造二人并贓者鞠之欵服友文自
至官營救興祖併執之須臾訴冤者百餘人擇其重者一二事
鞠之獄立具逮捕其黨悉寘之法政聲赫甚順帝至正八年遷
道州路總管行至城外值賊將迫城時湖南副使哈刺帖木兒
屯兵城下聞賊至以乏軍需欲退兵興祖夜詣說留之哈刺帖
木兒曰明日得鈔五千錠桐楮五百乃可破賊興祖許之明日
入覲事卽勸諭諸商貸鈔且取郡樓舊桐板爲楮日中皆備哈
刺帖木兒喜遂留爲禦賊計賊聞新總管甫抵任一日具五百
盾疑大軍且至中夕遁去永明縣洞獮屢竊發興祖以手榜諭
之皆曰林總管廉而愛民不可犯也三年不入境春旱蟲食麥
苗興祖爲文禱於天大雨三日蟲死而麥稔已而罷興作賑貧
乏輕徭薄斂郡中大治以年老致仕

觀音奴字志能唐元氏世居新州登泰定四年進士由戶部主事再轉知歸德府廉明剛斷發擿如神民有銜冤不直者雖數十年前事皆千里奔走來訴立判決彰德富商任某抵睢陽驢斃令鄒某剖之任以怒毆鄒經宿死鄒有妻王氏妾孫氏孫訴於官官納任賄謂鄒非傷死反抵孫罪王亦訴卽破械出孫於獄呼府胥語曰吾爲文具香幣若爲吾以鄒事禱諸城隍神令神顯告有睢陽小吏畏其嚴明且懼神顯赫乃以任所賂鈔陳首曰鄒實傷死任賂上下匿其罪吾亦得賂敢以首於是任始伏罪又寧陵民楊某夙覬王某田不能得值歲饑王攜妻就食淮南得疾死其妻還則田已爲楊據訴之官楊僞作文券曰王在時已售乃令王妻挽楊同就崔府君神祠質楊懼先期以羊酒醺巫祝神及詣祠相質果無驗觀音奴疑之召巫詰問巫謂

楊以羊酒免我囑神曰我實據王田幸神勿泄因訊得實坐楊罪責禪而徹其祠亳州有蝗食民禾觀音奴以事至立取蝗以水碎之而飲是歲蝗不爲災官至都水監

白景亮字明甫南陽人明法律善書算山東征行省譯史累擢衢州路總管先是爲郡者於民間徭役不盡校田畝爲則吏得高下其手貧乏不勝者多破產失業景亮知其弊始覈驗田畝役之輕重一視田之多寡民不勞而事集郡學政久弛從祀諸賢無塑像諸生無廩給祭服樂器有缺景亮皆爲之備儒風大振性廉介自奉甚薄妻尤儉約惟以脫粟共飯部使者上其事特詔褒美改台州路總管卒于官

王良字止善紹興諸暨人尙氣節務明理以致用不苟事言說累辟江浙省掾史會復立諸市舶司良從省官至泉州建言買

舊有之船付船商則費省而工易集且可杜官吏掊克弊中書
省如其言凡爲船六艘省官錢五十餘萬緡歷建德縣尹除兩
浙運鹽司經歷紹興路總管王克敬以郡中計口授鹽民困於
誅求乞減鹽五千引運使弗從及克敬爲轉運使首議減紹興
引額衆謂成籍不可改民毅然曰民實寡而強墮多民之錢今
死徙已衆矣顧重改民籍而輕棄民命乎且浙右諸郡商賈輻
輳未嘗以口計也始定議歲減食鹽五千六百引遷漕運萬戶
府經歷紹興官糧入海運者十萬石城距海十八里歲拘民船
備短送及至海次主運者不卽受多致耗缺良曰運戶既有官
鹽之直何復爲是紛擾乃責其自載糧入運船船爲風所敗者
卽覈實除其數良取吏牘披閱卽除積糧五萬三千石鈔二百
五十萬緡遷檢校江浙有請中書訟松江富民匿湖田沙蕩爲

糧一百七十餘萬石鈔五百餘萬緡宜設官追取遣良驗視至
松江反覆以破其誑謂言者不過欲竦朝廷之聽而報宿怨且
貪創立衙門爲徵名冊計萬一民心動搖患生不測豈國家培
養根本之策事遂寢除三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安福有小吏
誣民包隱田租九千餘石三後株連至千家數遣官按問無實
有司尙喜事復勒民報合徵糧六百餘石具言是州之糧比原
額已增豈復有欺隱詭寄者行省用良言悉蠲之在任歲餘以
淮東道副使致仕

盧琦字希韓惠安人登順帝至正二年進士遷永春縣尹始至
賑餼僅止橫歛均賦役減口鹽蠲包銀權鐵之無徵者已而訟
息民安復新學宮延師儒以課子弟月書季攷文風翕然鄰邑
仙遊盜發琦適在邑境盜遙見迫拜曰此永春大夫也爲大夫

百姓者何幸之甚乎吾邑長以暴毒驅我故至此琦因立馬開
諭衆皆投刃槩請自新自是威行境外泉郡饑民多就食永春
琦命分諸浮屠及大家爲糜食之存活不可勝計安溪寇數萬
來襲城琦召邑民諭曰汝等能戰則與城俱存不能則我當獨
死衆爭奮曰使君父母我民赤子其忍以父母界賊邪今日之
事有進無退大小十餘戰賊大衄遁去尋調寧德縣尹遂去官
後至元二年江州大饑總管王大中貸富人粟以賑貧民而免
富人雜徭以爲息約豐年還之民始得生其循聲與琦埒
則曰長吏恣貪吸民膏髓一旦有事出乎反爾智哉王盧
心存惠資民以無虞身用安泰

鄒伯顏字從吉高唐人初爲崇安縣尹崇安田分五十都額糧
六千石大家田跨數都以五十餘家而兼五千石細民糧僅升

斗以四百餘家而合一千石有司常以四百之細民配五十大家之役伯顏曰貧富不均至此乎乃取糧籍分計悉以糧之多寡受役貧民始得休息邑有宋趙抃所鑿溝漑田數千畝歲久溝堙而田廢伯顏修長溝十里繞楓樹陂悉復故跡而田得常稔安慶路得造僞鈔者遣卒械囚至求其黨囚與卒結謀將肆虐良民家伯顏捕訊得其狀卽執而歸諸安慶自是僞鈔之連逮無濫及崇安者後調漳州路判官

劉秉直字清臣大都武清人順帝至正八年爲衛輝路總管多異政賊劫汲縣民張聚鈔并殺之日久不獲秉直具詞致禱城隍祠而使人伺於死所忽有村民戰怖仆地具言賊姓名及所在命尉襲之果得賊於汴遂正其罪秋七月蟲螟生復爲文禱於八蜡祠蟲皆自死天不雨禾且槁又詣城北蒼峪神祠祈祝

俄有青蛇蜿蜒而出觀者異之行不數里雷雨大至秩滿以親
老去先是河南武陟縣禾將熟有蝗自東來縣尹張寬仰天祝
曰寧殺縣尹毋傷百姓俄有黑鷹群飛啄食之蝗患遂息

許義夫礪山人爲夏邑縣尹每親詣鄉社教民力穡見民勤者
出已俸賞之情者示以罰不三年境內饒足後調封丘尹至正
中郡饑盜群起義夫聞賊至近郊卽單騎出迎之語曰封丘邑
小而貧民已駭竄幸無一吾境言辭懇款賊遂他往縣賴以安

續言行錄云大德辛丑七月颶風海鹽水暴溢旄倪驚奔官屬
備舟道知州于弘毅獨朝服臨洵拜籲曰邑以沉淪某將安往
乞死此語竟反風水復故道時江陰尤甚編氓胥漂溺避而存
者咸告饑州聞之省未報知事宋仲仁亟發廩賑之曰人七日
不食且死隨位矯今惟某罪省檄果驗月始下史繩武主簿之
抵新淦也自三月至七月不雨民有陽入死者坐訟連逮八十
五人繩武察陽八爲盜被殺罪應死所連獲釋是夕大雨阿昔
治中之在信州也故掾官輸鈔江東道鄒潮冠掠之繫責三年
鬻妻孥莫能償阿昔首捐俸諭諸掾助免它如竊木當笞木主
賂誅鞋大杖俄一大前卿杖僂首若訴因知母死竊以完棺原

而宥之者分水縣尹趙珍也所至署僚吏姓氏莫詢遺老凡言其善朱加點某不善墨加點朱墨半者精覈之後朱多者衆毀弗信是者衆譽弗納則斯西憲副霍肅也點吏示以威儒民接干與宴誦節南山之詩妓樂屏去一座肅容是又皇甫錄事道美嘉禾者也悟溪集云任霆發字子明上海人至元中擢海道千戶是年浙西淫潦建言河沙匯乃吳淞咽喉不先此而他濬罔效大臣不納後果湮塞大德中重葺平章閣里起公督七十餘里萬畚鍤之役井然有條進都水監丞至大初大都通惠河開底鑽水汎湧流覆舟訛傳有物恠中書檄之不兼旬繕完會通梗澁復室泉眼鑿僵沙舟楫以達河決汴梁溢入歸德公結蓮幕歸埽賓河口築堤五百餘里以扞橫流編戶莫寧延祐初出知崇明州鹽官海激岸圯鎮江練湖淤積並命公治海岸以固已督六郡夫疏導吳淞二道大盈烏泥二河事竣加都水庸田副使所著水利書具存葉森字仲實其先江陰人通蒙古字學郡推擇爲譯史轉鹽官州判官適大校負海寇聚兇焰蓬勃公擒其魁十八人時斗粟十千殍殲枕野屬倉庫並罄森激巨室發贏糧賑濟已復拮米殺直平糶全活饑民六萬餘人省臣嘉其救荒有緒已調新喻判官時蒙山銀場以官估抑民市木民由州抵蒙路隨靡卽上白西省獨之擢上高縣尹俗尚詐有大猾挾子姓作民害言之部使者榜諸市仍疏其惡於門以幾出入豪不敢復逞時至治二年事也

續弘治錄元史類編卷二十八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庶官三 武職

耶律阿海 塔塔統阿 抄思 何實 郝和尚拔都

田雄 石抹孛迭兒 劉亨安 趙璿 李守賢 子穀

王珣 純只海 李進 石抹按只 忙哥撒兒 孫伯答沙

劉通 岳存 苦徹拔都兒 劉斌 子思敬 鄭溫 賈文備

謁只里 脫歡 直脫兒 從子忽刺出 石高山 奧魯赤

劉哈刺拔都魯 囊加帶 劉恩 王國昌 子通 羅璧 補

朱清 張瑄 楊賽因不花 劉哈刺不花 達禮麻失里

耶律阿海本遼之故族其祖父世仕金阿海勇力過人尤善通

諸國語金季奉使至漠北見太祖言金國不治戎備俗日侈肆

亡可立待帝喜曰汝肯臣我以何爲信對曰願以子弟爲質明年復出使與弟禿花俱來爲質自是參預機謀出入戰陣常在左右金人訝其使久不還拘其家屬阿海殊不屑意帝聞之妻以貴臣女給戶俾食其賦進攻西夏諸國累有功太祖卽大位敕左帥遮別畧地漢南以阿海爲先鋒破烏沙堡戰宣平大捷滄河遂出居庸耀兵燕北拔宣德德興諸郡乘勝次北口攻下紫荊關阿海奏曰好生乃天地之大德開創之始願止殺以應天心帝嘉納焉分兵駐燕之近郊金主懼請和諭其使曰阿海妻子何故拘繫弗遣卽送來歸師還出塞阿海以功拜太師行中書省事從攻西域留監諄斯干城未幾卒于位追封忠武公子摠兒哥當太祖時爲右丞行省遼東蒲鮮萬奴叛舉家遇害孫買哥憲宗時爲奉御襲其父中都職從攻蜀師次釣魚

山卒于軍妻移刺氏以哀毀卒特贈貞靜

塔塔統阿畏兀人性聰慧善言論深通本國文字乃蠻太陽可汗尊之爲傅命掌金印太祖滅乃蠻塔塔統阿懷印逃去俄就擒帝詰之曰太陽人民疆土悉爲我有汝負印將何之對曰臣職也將以死守欲求故主授之耳安敢有他帝曰忠義人也問是印何用對曰出納錢穀委任人材皆用此爲信驗帝善之問居左右是後凡有制旨始用印仍命掌之教太子諸王以畏兀字太宗卽位命司內府玉璽其妻吾和利氏入爲皇子哈剌察兒乳母時加賜予塔塔統阿名諸子謂曰上以汝母鞠太子賜予獨厚汝等豈宜私有當先供太子用有餘則可分受帝聞之顧侍臣曰其廉介可知矣由是數加禮遇卒贈鴈門郡公長子玉笏迷失死于渾都海之亂次力渾迷失有膂力嘗獵于野與

衆相失遇盜三人欲奪其衣力渾搏之衆盡仆遂縛以還帝召見選力士與之角無敵者帝壯之令備宿衛

抄思乃蠻部人又號答祿先是太陽爲乃蠻部主太祖舉兵討不庭其父斂溫奔契丹時抄思尙幼與母跋涉間行來歸奉中宮旨侍宮掖年二十五卽從征伐破代石二州不避矢石每先登焉嗣從皇弟拖雷伐金與金兵戰所向無前鈞州三峯山之捷尤有功制授萬戶後移鎮穎子別的因方襁褓時母張氏嘗從容訓之曰人有三成人知畏懼成人知羞恥成人知艱難成人否則與禽獸奚擇別的因受教惟謹身長七尺餘善刀舞士卒咸畏服爲壽穎二州屯田府達魯花赤時二州地多荒蕪有虎食民妻其夫來告別的曰此易治耳命立檻設機縛羔羊於檻中誘虎夜果至機發虎墮檻中自是其害息世祖至元

中授信陽府達魯花赤時信陽亦多虎比至未久一口以馬褥置鞍上山獵命左右燔山虎出走別的因以褥擲虎虎搏褥據地而吼旋馬射之立死大德三年卒年八十一

冊曰閨閣之英代有令聞出自北方乃明慈訓成人有三一知所運言簡而該敬姜猶遜

何實字誠卿北京人父道忠仕金爲北京留守實少孤依叔父以居氣節不凡家人常入臥內見一青蛇蜿蜒衣被中駭視之乃實也當中原盜起錦州張鯨自稱臨海王旣納款復以叛謀於實實厲聲曰天之曆數在朔方汝等恣爲不軌徒自斃耳乃籍戶口一萬募兵三千歸太祖獻軍民之數太祖悅命從木華黎充前鋒時鯨弟致復據錦州實與賊遇於神水縣挺身陷陣獲戰馬兵械甚衆以功授帳前軍馬都彈壓詔取燕南齊西地

首擊邢州徇趙郡取魏鄴下博關襲曹濮恩德泰安濟寧勢如
破竹從取大同鴈門石隰等州引兵掠太原平陽河中京兆諸
城戰無不克授元帥左監軍會武仙復叛據邢州實帥師圍之
立雲梯先登橫稍突馳城破仙走逐北四十里遂戍邢州居一
歲多著善政及分兵攻汴所至有功已復命駐兵邢州分織匠
五百戶置局課織邢因武仙之亂歲屢饑請移匠局于博州博
值兵火後物貨不通實以絲數印置會于權行一方民獲貿遷
之利太宗數召見與論軍事曰思卿効力有年朕欲授以征行
元帥實謝曰小臣披堅執銳從事鋒鏑二十年身被十餘創右
臂負痛久已爲廢人敢辭監軍之職幸得督工匠歲獻織幣優
游終身於願足矣帝不悅令入宿衛密使人覘之臂果不能舉
始嘗充御用局人匠遺魯花赤

郝和尙拔都太原人以小字行幼爲蒙古兵所掠長通譯語善
騎射太祖遣使宋往迓數回以辯稱從大軍南伐畧地潼陝有
功授行軍千戶從攻襄陽宋兵四十萬逆戰漢水上領先鋒數
百人直前衝其陣宋兵大潰從征蜀下興元宋將王連以重兵
守劍閣乃募敢死士十二人乘夜破關入蜀諸城悉下及取夔
府抵大江宋兵軍於南岸選驍勇九人乘輕舸先登橫馳陣中
旣出復入宋兵不敢近由是以善戰名震于朝太宗于行在命
解衣數其創痕二十一嘉其勞進宣德西京太原平陽延安五
路萬戶甲辰朝定宗于宿斡都之行宮賜銀鵲錠辭以賞過厚
臣不敢獨受臣得効微勞皆藉將校協力卽於帝前分賜焉奉
詔還治太原請悉蠲遠道租稅鹽課過重者民德之卒贈冀國
公諡忠定

田確字毅英北京人幼孤能樹立以驍勇知名金末署軍都統
太祖軍至北京確率衆降隸木華黎麾下從征興中廣寧諸郡
定府州縣二十有九平錦州張鯨兄弟之亂從攻栢鄉邢相鄰
坊綏遠諸州有功授隰吉州刺史兼鎮戎軍節度使太宗時從
攻西和興元既下夔萬諸州授行軍千戶召爲御前先鋒奉旨
招納河南降附得戶十三萬七千有奇民皆安堵而別部將校
縱兵抄掠民惶懼悔降確力爲救護至出已財與之民得免害
授鎮撫陝西總管京兆等路事時關中苦兵革郡縣蕭然雄披
荆棘立官府開陳禍福四山堡砦間降附日衆乃教民力田京
兆大治定宗時入覲卒于和林

石抹孛迭兒契丹人仕金爲霸州平曲水寨管民官木華黎師
至霸州孛迭兒迎降授千戶覲太祖于雄州命充漢軍都統帝

次牛關山欲盡戮漢軍木華黎以孛迭兒可用奏釋之因請隸
麾下從平高州授左監軍徇地山東大名北至洺州城守甚堅
師不得進孛迭兒不避矢石率衆先登拔之從平益都沂密萊
淄及定太原忻代平陽諸州郡除霸州等路元帥以黑軍鎮守
固安水寨既至令兵士屯田且耕且戰披荊棘立廬舍數年之
間城市悉完爲燕京外蔽已從征河南及討萬奴于遼東所至
有功以疾卒于官

劉亨安范陽人後遷遼東木華黎經畧遼東兄世英率族黨隸
麾下分兵收燕趙雲朔以功充行軍副總管世英曰自古建國
以民爲本今河東殺掠殆盡異日我師復來孰給轉輸收存恤
亡此其時也木華黎善之授絳州節度使卒于師無子命其族
兄德行襲金將攻絳州城陷德行死焉亨安領其衆從太軍渡

河克鳳翔歷秦隴屯渭陽已出階城沿漢抵鄧會大軍于鈞州
敗金兵于三峯山遂克蔡州既而宋兵二十萬攻汴將趨洛元
帥掄察兒俾亨安往拒遇于龍門北橫槊躍馬突前宋師奔潰
追擊百餘里掄察兒拊其背曰真驍將也及元帥塔海征巴蜀
攻散關破劍門出奇制勝戰功居多進圍成都亨安爲先鋒大
破之有喬長官者素與亨安爭功未幾攻城喬爲礮所傷亨安
負之以出喬感愧軍中所獲金帛悉推與將佐故士卒咸樂爲
用襲官十四年而卒

趙璿雲中蔚州人父昆仕金爲帥府評事兄珪以萬戶守飛狐
城歲庚午昆卒珪輦其母如蠡州留璿於飛狐璿自幼不羈閑
習武事太祖南征先鋒至飛狐城中不矜所爲璿詰縣曰大兵
壓境不降何待衆從之璿率駐兵桓州署爲百戶從攻蠡州

金兵圍城拒守裨將石抹也先戰死主帥怒將屠城璿泣曰母
與兄在城中乞以一身贖一城之命木華黎義而許之從攻相
州抵其門死士突出璿直前擊之流矢中鼻側鏃出腦後拔矢
再戰七日破其城論功授冀州行軍都元帥璿讓其兄珪朝廷
從之改璿爲易州達魯花赤太宗下河南璿輸矢二十餘萬至
行在帝大喜命權中都省事趙揚據興州叛璿進軍平之遷中
山真定二路達魯花赤中統元年轉順天宣慰使累官燕南道
按察使致仕卒于家追封定國公諡襄穆 子秉溫事世祖潛
邸從征吐番雲南大理諸鄙至元七年創習朝儀閱試稱旨授
禮部侍郎知侍儀司事奉使購求天下秘書遷昭文館大學士
敕編國朝集禮書成封雲國公卒諡文昭

冊曰不隨歸輦乃事戎兵天若畱之以保母兄冒死獲爵

克讓以情父以勇著子以文成

李守賢字才叔大寧義州人祖小字放軍嘗從金將攻宋淮南主將分命將校殺所掠俘者放軍當殺五百人皆縱去金大安初守賢登兄庭植弟守正守忠從兄伯通伯溫同赴木華黎歸款入朝太祖于行在卽命庭植爲右副元帥崇義軍節度使守賢授錦州臨海軍節度觀察使守忠爲都元帥守河東朝廷以全晉爲要害人心危疑未定非守賢鎮撫之不可乃自錦州遷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歲戊子朝于和林加知平陽府事太宗南伐道平陽見田野不治問之守賢對曰民貧窘乏耕具致然詔給牛萬頭仍徙關中生口墾地河東平陽當移粟萬石輸雲中守賢奏以百姓疲敝不在輓載帝命罷其役時河中未下守賢建言以爲將士逗留沮撓多所傷溺臣請自北面鑿城先登

如雲言賊果下遂構浮橋蒲津南濟潼關大破趙雄兵于芮城
時方會師關汴畱守賢屯嵩汝金兵十餘萬保少室山太平寨
守賢以三千人介其中度其帥完顏延壽無守禦才適正月望
夕且擊毬爲嬉守賢潛遣健兒數十輩緣崖蟻附以上殺守卒
縱兵入破之悉收餘衆以歸不兩旬連天交牙蘭若香爐諸寨
皆望風下泰監帥王祐聚衆數萬據號之南山守賢使人責祐
祐卽以所部來附關東洛西遂定甲午冬十月卒 子穀嗣從
太師塔海紂上征蜀攻硯門萬州會戰瞿塘獲戰艦千餘艘授
河東道行軍萬戶進攻成都由廣元出葭萌度木瓜坡蜀之餘
孽圍聚爲梗聞穀至潛爲伏以待穀諜知之令衆銜枚疾進出
不意賊兵敗走長驅至成都已襲嘉定憲宗南伐入梁州師次
江上造舟爲梁以通援兵且斷宋往來之路會江漲梁絕宋將

率舟師萬艘逆戰穀以一旅先犯諸軍繼進破之明日帝召謂

諸將曰汝輩平日自負驁勇及臨敵不能爲朕立尺寸功獨李

穀身犯矢石摧鋒陷陣視敵蔑如言勇者如穀乃可耳中統三

年改河東路總管至元七年卒于十一人伯溫見忠義傳按伯溫與

守賢守正本兄弟而伯溫傳誤云守賢之孫穀之子皆因伯溫見忠義傳句之上有穀于十一人句連下故史氏不察以致互

異如此至以守正爲伯溫之子其舛益甚不知錯起何處

王珣字君寶本耶律氏金正隆末避難遼西更姓王氏遂爲義

州開義人武力絕倫尤長擊鞠年三十餘遇道士謂曰君相甚

奇它日得一青馬而貴居歲餘客有以青馬來鬻珣倍價收之

後乘以戰進退無不如意又嘗行凌水濱得古刀其背銘曰舉

無不克勦必成功珣佩之每有警必先鳴故所向輒捷初河朔

兵動豪強各擁衆據地珣慨然曰世故如此大丈夫當自振拔

否則爲人所制乃名諸鄉人語以自保計衆推珣爲長旬月間
招集遺民萬餘木華黎畧地奚雪珣率吏民出迎命領義川軍
事張致僭號錦州木華黎召珣以軍來會致覘其虛夜襲之家
人皆遇害珣以兵復開義進攻錦州致部將高益縛致妻子及
其黨千餘人來獻珣但誅致家餘並釋不問加兵馬都元帥鎮
遼東兼義川節度使 于榮祖字敬先勇力絕人帝選力士三
人迭與搏皆應手而倒欲留宿衛會金帥郭琛完顏曳魯等據
遼東石城命榮祖攻拔之所俘生口千餘皆放爲民初城未下
時遣部卒賈實穴城城崩被壓衆謂已死弗顧也榮祖曰士忘
身死國安忍棄去發石取之猶生一軍感皆樂爲効死趙神以
興州叛討平之神黨猶剽掠景薊間復從大將唐兀台討之榮
祖曰承詔討逆不可戮及無辜由是免死者衆及再征高麗圍

其王京以世子綽入質帝賜錦衣旌其功

純只海散木台氏弱寇備宿衛從征西域諸國有功太宗朝累遷京兆都達魯花赤尋復鎮懷孟同僚王榮潛畜異志欲殺純只海伏甲繫之斷其兩足跟以帛緘其口置佛祠中其妻喜禮伯倫聞之率衆攻榮家奪出遂裹瘡馳旁郡請兵討榮殺之朝廷遣使以榮妻孥貨產爲賜且盡驅懷民萬餘口至郭外將就戮純只海力爭曰爲惡者止榮一人民何罪若果盡誅徒守空城何益苟朝廷罪使者以不殺吾請以身當之使者還奏帝是其言民賴以不死并給榮妻孥券盡放爲民以其宅爲官廨秋毫無所取既入覲太宗以先朝舊臣功最著賜第一區尋以疾卒敕葬山陵側追贈溫國公諡忠襄

冊曰伯倫激忿奪還其夫只海雪冤反其妻孥一家二妙

忠義之模

李進保定曲陽人幼隸軍籍初從萬戶張柔屯杞之三义口時
荆山之西九十里曰龍岡者宋境也柔引兵築堡岡上會淮水
遠宋舟師猝至進率兵十五人載一舟轉圍十餘里奪一巨艦
以功授百戶憲宗西征時丞相史天澤經畧河南選進爲總把
道由陳倉入冀元慶米倉圍其地荒塞不通進伐木開道七百
餘里至定遠七星關其關上下皆築連堡宋以五百人守之已
累江水環堡東流天澤命進往關下說降之不從進潛視問道
歸自天澤曰彼可取也夜二鼓率勇士七十人掩其不備攻之
虜門樞而入者二十人守者覺拔刀拒之進被傷不爲動懸門
俄聞諸軍不得入進與二十人力戰宋兵走上堡進乃毀懸門
納諸軍追至上堡殺傷益衆宋兵棄走夜將旦遂得其堡守之

開路始通諸軍盡度及憲宗圍合州宋由嘉陵江以舟師來援
帝擁兵夾江而陣天澤乃號令於衆曰聽吾鼓視吾旗無少怠
頃之間鼓聲視其旗東指諸軍遂鼓譟入宋前鋒潰戰艦繼亂
順流縱擊死者不可勝計帝指顧謂諸將曰白旗下服紅半臂
突而前者誰也天澤以進對受上賞世祖至元中授兵馬使分
兵駐鄆州屯田河西中興府加管軍總管尋移屯西域別失八
里之地海都篤哇叛領軍至洪水山進戰衆寡不敵軍潰被擒
從至操八里遁還至和州收潰兵三百餘且戰且行還至京授
左翼屯田萬戶元貞元年卒

石抹按只契丹人世居太原父大家奴率軍來歸太祖命按只
代領其衆從元帥紐璘攻成都時宋兵聚於虛吳按只以所部
兵與戰大敗之已從元帥按敦攻瀘州以爲艦七十行至馬湖

江末軍先以五百艘控扼江渡按只擊敗之時宋兵於沿江皆
撤橋據守按只相地形造浮梁師至無留行自馬湖以達合江
涪江涪江凡立浮橋二十餘所論功居最宋以巨艦載甲士數
萬屯清河浮橋相拒七十日水暴漲橋壞西岸軍多漂溺按只
軍東岸急造浮橋聚舟岸下士卒得不死又援出別部軍五百
餘人憲宗遣使慰諭賞賜甚厚叙州守將橫截江津軍不得渡
按只聚軍中牛皮作渾脫及皮船乘之與戰破宋軍奪其渡口
作浮橋以濟師中統三年授河中府船橋水手軍總管從行省
也速帶兒攻瀘州以水軍與宋將戰于馬湖江身被二創戰愈
力敗之也速帶兒領兵趨瀘州遣按只運器械糧食由水道進
宋兵夜遁馬湖江按只擊敗之奪其船以水軍千人運糧至眉
二州軍中賴焉從征建邵蠻歲餘不下按只先登其城力戰

降之軍還卒于道

惟得撒兒札刺兒氏祖捌剌父那海並事烈祖太祖之嗣位也

年尚幼所部多叛亡捌阿獨不去素精騎射號爲默爾傑猶言善射

之尤帝嘗與賊遇將戰有二飛鸞至命射之請曰射其椎手抑

雖者乎帝曰椎者一發果墜其椎賊望見大驚不戰而走從征

乃蠻敵率銳兵鼓而進捌阿按兵不動敵止俄復鼓而進又不

動敵疑畏不敢前那海事太祖備歷艱辛帝嘉其忠且念其世

勲詔封懷洛陽百七十五戶忙哥撒兒事太子拖雷恭謹過其

父帝從攻鳳翔首立奇功定宗懼爲斷事官剛明能舉職憲宗

在潛邸深知其人從征幹羅思阿速穩兒別里欽察諸部造舟

爲梁伐山通道背身先士卒及以所俘寶玉頒諸將則退然一

無所取憲宗益重之使治藩邸分民田游獵則長其軍士動

如紀律雖太后及諸嬪御小有過輒知無不言邸中老成人莫不敬憚共推爲札魯忽赤位居三公上

卽斷事官之長

既拜命出歆橐

坐熊席其僚列坐者四十人忙哥撒兒問曰主上以我長此官

當以何道守官衆皆默又問有夏人和幹居下坐進曰夫札魯

忽赤之道猶宰之封羊也鮮肩者不使傷其脊在持平而已忙

哥撒兒聞之卽起入帳內衆不知所爲皆咎其失言旣入乃爲

帝言和幹之言善帝名見曰是可用之才也定宗崩宗王拔都

大會宗親議所立忙哥撒兒獨推戴憲宗衆不敢異宗王按赤

台等謀作亂剽車駿藏兵其中以入轅折兵見克薛傑知之上

變忙哥撒兒卽發兵迎之按赤台不虞事遽覺倉卒不能戰悉

就擒憲宗親簡其有罪者付鞠忙哥撒兒悉誅之帝以其奉法

不阿委任益專有當刑者輒伏法然後入奏帝無不報可帝或

臥未起忙哥撒兒入至帳前扣箭房帝問何言卽可其奏以所
御大帳行扇賜之以病酒而卒追封充國公 孫伯答沙幼英
敏端重長入宿衛歷事成武兩朝官宣徽院使武宗崩護葬守
山陵三年乃還仁宗延祐二年拜中書右丞相時承平日久朝
政清明一時號稱極治仁宗崩鐵木迭兒專政改集賢大學士
未幾出鎮北方亦以清靜爲治泰定間還朝加太保及倒剌沙
構兵上都兵潰伯答沙奉璽綬來上文宗嘉之拜太傅仍爲札
魯忽赤卒封威平王子三其季曰八郎朮而孤母曰乞咬契氏
二十而寡守節不他適八郎後爲札魯忽赤能繼其先有成立
皆母氏教云

劉通字仲達東平齊河人初從嚴實來歸授德州行軍千戶宋
將彭義斌攻齊河城率衆夜登通與六七八人鼓譟起宋人驚懼

陸溺死者甚衆明日復合圍城三匝通令守陴者植槩如櫛俄
撤去宋人謂其向已也大潰義斌僅以數騎免遷德州萬戶軍
民總管子復亨襲千戶從殷寶畧安豐通泰濠泗斬黃安慶諸
州憲宋西征命攝萬戶統東平軍馬攻釣魚山苦竹隘有功師
還兼德州軍民總管李瑄叛兵集濟南乏食復亨盡出家資以
濟師世祖嘉之賜白金五千兩因辭至元十年遷征東左副都
元帥統軍回萬征日本與倭兵十萬遇戰却之還招降淮南諸
郡邑累官淮西道宣慰使

岳存字彥誠大名寇氏人歸東平嚴實授帥府都總領保寇氏
金將募剽將萬人合圍存率死士百餘突出西門金人退走存
追之越境乃還及武仙戰于彰德西敗之率步騎五百人還至
開州南與金將張開遇開衆萬餘存依大林戒其軍曰彼衆我

寡不可輕動聽吾鼓聲爲節乃命騎士居前步卒次之與敵相
去二十步鼓作無不一當百開衆大潰追二十餘里不損一卒
旣而破河南攻淮漢有功移治楚丘數年有惠政告老退休田
里中統三年以疾卒

聞曰鼓聲作氣家貴饗士劉不愛錢岳不惜死全才實難
劉尤表異

苦徹拔都兒欽察人初事太宗掌牧馬從攻鳳翔戰潼關皆有
功攻汴京金人立木柵於河南苦徹率死士往拔之師還金兵
邀於中路苦徹迎擊斬其首將以歸從攻蔡州前鋒答答兒與
金將戰金將捽其鬚苦徹進斫金將乃得脫從宗王口溫不花
攻光州一日五戰皆克世祖伐宋募能先截江者苦徹首應命
使其子脫歡領兵百人同詣鄂州使降鄂守將以軍來襲苦徹

奮擊大破之從圍襄陽擊奪宋將夏貴米舟畧地淮東宋都統
姜才率軍取糧高郵苦徵奪其馬及糧橐二萬淮東平入見奏
曰臣老矣帝命以脫歡爲管軍總管後脫歡以征倭及瓜哇功
累加昭毅大將軍

劉斌山東歷城人少有勇力從濟南張榮起兵爲管軍千戶從
攻河南以功授中翼都統攻睢陽軍次杏堆距陳州七十里聞
陳軍於近郊斌率衆夜破之又擊走太康守兵擒其將三日
太康陷榮言於主帥曰太康之平摧其鋒者斌也移屯襄陽軍
乏食斌知青陵多積穀前沮大澤水深不可涉衆難之斌曰彼
恃險不我虞取可必也乃率百騎夜發前行汙澤中遇敵至斌
舍馬揮槊突前敗之得其糧數千斛從攻六安先登破其城累
官濟南新舊軍萬戶移鎮邳州宋將憚之病作謂其子曰居官

當廉正自守毋黷貨以喪身敗家語畢而逝追封彭城郡公諡武莊子思敬襲千戶世祖南征從攻臺山寨先登中流矢傷甚帝親勞賜酒至元八年授西川副統軍宋嘉定守臣咎萬壽乘虛攻成都邀擊之戰于青城宋兵大敗奪所俘二千人還攻克嘉定瀘叙忠浩諸郡及籌勝龜雲石筍等寨十九族西南彝五十六部悉來降瀘州復叛思敬妻子沒焉乃率兵討之擒其將任慶攻破盤山寨俘九千餘戶遂復瀘州蜀平拜四川川北道宣慰使卒封濱國公諡忠肅

冊曰中古循良處膏不潤末世仕途惟貨是同歸無重貲哂其拙鈍劉君訓子毋以廉正類流之砥礪舟之碇

鄭溫真定靈壽人初從中書粘合南合南征有功爲千戶憲宗征西川溫四月不解甲史天澤上其功帝曰朕所親見也賞以

勒還至閬州命統四千人防守釣魚山李璿叛詔溫以軍還
討至濟南大軍圍其城賊乘夜斫營溫力戰至黎明賊退城破
卽率兵往定益都累功受上賞世祖命爲侍衛親軍總管至元
九年詔溫統蒙古女真高麗諸部軍萬人渡海征耽羅平之遷
右衛親軍都指揮使率二衛軍萬人從攻岳州江州沙市潭州
皆有功歷遷江淮參政杭民饑出米二十萬石糴之全活甚衆
詔賜常州官田三十頃旋擢江浙左丞命以新附漢軍萬五千
人於淮安雲山泉塘立屯田卒年八十一

賈文備字仲武祁州蒲陰人父輔仕金爲祁州刺史武仙憚輔
膽畧密令所親圖之輔覺以衆來歸太祖詔張柔開帥府滿城
命輔隸麾下從定山東累功改行軍千戶文備襲父職屯三汭
口宋架雲梯來攻文備戰却之世祖中統四年命領張柔所部

軍屯亳州屢却宋兵至元八年授宿州萬戶統軍圍襄樊尋移蔡州兼水陸漕運宋兵時掠糧餉文備敗之併奪其船十一年復授漢軍都元帥領劉整軍駐亳州宋將夏貴知亳無備盛兵來襲文備出奇邀擊大破之伯顏伐宋文備領左翼諸軍從抵郢州宋築二城夾江布戰艦數千艘軍不得進文備泛舟由輪河徑出大江攻武磯堡從阿朮先渡江大軍繼之遂取鄂漢已從阿里海牙趣湖南至潭州城文備冒鋒鏑破傷右手流矢中左臂攻愈急宋轉運判官鍾蜚英等以城降遂守潭州進湖南道宣慰使徇夔崖等州及廣東瀕海諸城已拜荆湖占城行省參政以老致仕卒封武威郡公諡莊武

高其里女真人幼穎悟能記誦事世祖潛邸得備宿衛中統初命參議陝西行樞密院事以商挺佐之北行入奏曰關陝要地

軍務非輕阿脫仰刺國之元臣陛下方委任之伏慮臨時議論
不協必誤大計倘有異同臣請得以上聞帝可其奏遣之未幾
改行省斷事官復入宿衛李璫平朝議選宿衛之士監漢軍謁
只里監軍毗陽至元七年命爲監戰以所領諸軍圍襄陽築一
字堡以張軍勢一時名將唆都劉國傑李庭等皆隸麾下攻樊
城率其軍先登破之所受賜悉分將士從伯顏次郢州將數騎
而出與宋兵遇有部卒墮馬爲所得謁只里單騎橫戈直入其
軍奪之還時糧儲不繼諸將以爲憂謁只里西攻江陵龍灣堡
取其粟萬石衆賴以濟及兵東下宋將夏貴迎戰于陽邏汭伯
顏未至衆欲少俟謁只里曰兵貴神速宜及其未陣擊之遂前
衝貴軍獲戰船百餘貴敗走攻常州造雲梯繩橋以登克之徇
下安吉諸州宋降伯顏命謁只里堅守其宮號令嚴肅秋毫無

犯入朝錄功遷浙東宣慰使鎮守紹興卒于位

脫歡札刺兒台氏父脫端爲萬戶從皇子濶出略汴京睢宿等
州已移鎮蔡州脫歡襲父職從阿木攻陽邏堡渡江攻下鄂漢
諸州會宋軍駐丁家洲脫歡突入奪戰艦數艘攻建康太平等
郡下之宋都統姜才攻揚子橋脫歡率精兵出堡東逆戰斬殺
幾盡從攻揚州至泥湖遇宋軍奪三十餘艘遂進兵蘄州與宋
軍戰擒柳奉使以獻旣而遣援高郵軍未至二十里會宋將率
兵來漕高郵粟與戰擒之有頃宋高郵都統復率二萬人至擊
敗之會只里瓦帶寇北邊帝命脫歡往討與戰左臂中流矢帝
慰勞之從親王幹魯忽台丞相孛羅西征皆有功官至福州路
總管府達魯花赤

直脫兒蒙古氏初從太宗收河南關西諸路得民戶四萬餘以

屬莊聖皇太后爲脂粉絲線顏色戶建織染七局于涿州路以直隄兒爲達魯花赤卒子哈蘭木襲從討李璫有功授益都路蒙古萬戶監戰密州沒于軍從子忽剌出襲至元十一年從伐宋師次安慶忽剌出領山東諸軍順流東下至丁家洲遇宋將夏貴孫虎臣等戰江中宋軍大敗擒其將校三十七奪船四十艘復敗宋軍于朱金沙及宋師陣焦山江中時忽剌出身冒矢石沿流轉戰八十餘里身被數傷褭創力戰遂勝之宋張殿帥攻奪呂城倉丹陽縣忽剌出與萬戶懷都往救生擒以歸從下常州畧地蘓湖秀州至長橋所向輒克師至杭州伯顏命守浙江亭及還渡江敗揚州軍于楊子橋又敗真州軍追李庭芝至通海口盡降揚州及高寶真滁等城江南平遷湖州路達魯花赤已而屯守上都授行臺御史中丞積官至江浙平章政事

按

傳在一百二十三卷及開一百三十三卷又有忽剌出傳事實皆同舊史重出

石高山德興府人父忽魯虎以侍衛軍從太祖定中原太宗賜以東昌廣平四十餘戶徙居廣平之洛水中統三年高山因平章塔察兒入見世祖因奏曰在昔太祖所集按察兒孛羅窩里台孛羅海牧都闊闊不花五部探馬赤軍金亡之後散居牧地多有入民籍者國家土宇未一宜招集以偕驅策帝大悅曰聞卿此言猶寐而覺卽命與諸路籍其數仍命高山領之授管軍總管鎮息州軍令嚴肅居四載邊境晏然從取光州克襄陽進攻襄樊皆有功從阿朮畧地淮甸伯顏命以所部兵取寧國下令無抄掠既至城下喻以禍福守者開門迎降復從至焦山與宋兵轉戰百餘里殺獲甚多宋平伯顏朝京師帝問有瘦而善戰者朕忘其名伯顏以高山對且盛稱其功帝召見命自擇一

大羆以老而以所部軍俾其子領之高山辭曰臣筋力尙壯猶能爲國驅馳豈敢爲自安計帝悅命領兵北征駐亦脫山已命領三衛軍戍和林因屯田以給軍儲歲不乏用成宗憫其老以其子濶濶不花襲職卒年七十六

與魯赤札刺白人祖朔魯罕有膽力事太祖嘗被讒不許入見一日俟駕出趨前曰臣無罪若果有罪速殺臣臣將從先帝於地下不然赦臣願得自効帝笑而復用之與金人戰于野狐嶺中流矢戰愈力旣還拔矢血出昏絕竟不起帝悲悼曰朕之一臂亡矣父忒木台從太宗西征有功命領兀魯忙兀亦怯烈弘吉刺札刺兒五部軍平河南與魯赤性朴魯勇力過人早事憲宗扈駕征蜀至元六年世祖命襲父職領蒙古軍四萬戶及大舉伐宋以所部從渡江圍鄂州與魯赤抵城東南門懸金符招

之守臣張晏然出降十三年以湖北道宣慰使兼領蒙古軍時
州郡初附成以重兵民驚懼往往逃匿山澤間與魯赤止侵暴
恤單弱號令嚴明民悉復業詔所在括逃俘有司拘男女千餘
人時軍士已還部所括者無可歸衆議悉以隸官與魯赤曰斯
民不幸被兵幸而骨肉完聚復羈之是重被兵也不若籍之爲
民衆從之累拜湖廣平章佐鎮南王征交趾全師而還成宗大
德元年卒追封鄭國公諡忠宣

周曰伏波袁章益堅壯志廉頗善飯爲讒所止高山矍鑠
魯罕癢拔諒爲烈士當如此矣

劉哈剌拔都魯河東人本姓劉氏家世業醫至元八年世祖駐
蹕白海以近臣言得名見世祖謂其目有火光異之遂畱侍左
右初賜名哈剌幹脫赤十七年擢太醫院管勾嘗望吉叛宗王

別里鐵木兒奉命往征帝問曰當行者多避事汝善醫復習騎射能從行乎曰事君不辭難臣不行將何爲卽請授甲帝曰汝安用甲曰臣願備一戰士帝曰醫汝事也甲不可得惟賜以環刀弓矢等物將行卽母疾請歸省帝命給驛歸旣見母不敢以遠役告母微知之謂曰汝第行我疾安矣卽辭去忍淚不下而鼻血暴出數里不止馳至王所及將戰從王請甲王曰上不與汝我何敢與因留之使領輜重慨然曰大丈夫當効命行陣乃守營帳如婦人邪見有甲者飲以酒高價取之明日披以往王望見其介而馳使人走問免胄曰我也一人興善萬人可激我爲萬人激耳中道三遇敵射之皆不中王喜甚解衣衣之旣擒昔里吉命獻俘行宮帝見其瘠甚微御膳羊馘以賜旣拜受先懷其美者帝問故對曰臣始與母訣今歸母幸存請以遺之帝

嘉其志命自今凡賜之食必先賜伊母以功授和林等處宣慰副使二十五年海都犯邊尙書省奏以怯伯往掌和林屯糧帝曰出納非怯伯所知哈刺幹脫赤可勝任遂使怯伯與俱會海都兵至使來報與怯伯南行六日止八兒不刺地距敵軍五六十里怯伯大懼曰事急矣不如順之劉哈刺見其有二心遂潛遁入見帝喜曰人言汝陷賊乃能來邪命與酒饌二十七年遷河東山西道宣慰使奏曰臣累戰而歸衣裘盡敝河東臣鄉也乞賜錦衣爲榮帝以金織文衣賜之居二年召還諭曰自此而北乃顏故地曰阿八剌忽者素產魚吾今立城而以兀連慈哈納思乞里吉里三部人居之名其城曰肇州汝往爲宣慰使仍別賜汝名曰小龍兒或曰哈刺拔都魯汝可自擇對曰龍非臣下所敢永帝曰然則哈刺拔都魯可也復賜以繡衣玉帶旣至

定市里安民居一日得魚九尾皆千斤遣使來獻俄名還及世
祖廟太傅伯顏奉皇太后命曰東方汝嘗鎮之今以屬汝勿俟
制命乃以爲咸平宣慰使成宗元貞元年名爲御史中丞行至
懿州道卒

聞曰擬以鍼砭忽持矛稍殺人生人理原一學移孝作忠
請甲得錦有志竟成惟人自審

囊加帶乃蠻人世爲其國大臣太祖平乃蠻父麻察來歸從世
祖伐宋有功囊加帶幼隨父習戰陳從阿木圍襄陽授漢軍千
戶伯顏軍次安慶買似道遣宋京來請和遂遣囊加帶偕往報
還大軍次建康帝聞其親與似道語名赴闕具陳其說宋使柳
岳呂師孟劉岳等踵至皆命囊加帶同往返師逼臨安復遣入
取降表玉璽馳獻世祖令傳密旨護宋君臣北上授安撫司達

魯花赤與阿剌罕董文炳同取台溫福州尋領蒙古軍副都萬戶江夏道宣慰使嘗言江南既平兵民宜各置官屬蒙古軍宜分屯大河南北以餘丁編立部戶絕其俘掠之害新附軍士宜賜給木糧俾無闕乏帝納其言後命襲父職蒙古軍都萬戶成宗崩仁宗與母太后在懷州召囊加帶等諭曰今官車晏駕皇后欲立安西王爾等當無忘世祖裕宗在天之靈盡力奉二皇子囊加帶頓首曰臣等雖碎身不能仰報兩朝之恩願効死力既至京仁宗遣詣諸王禿剌察事機時內外紛豫莫敢言囊加帶獨贊禿剌定計先發歸白仁宗問可否對曰事貴速成後將受制於人矣后意乃決以定策功累授開縣萬戶府達魯花赤同知樞密院事仁宗嘗語近臣曰今春之事吾與太后疑不能主賴囊加帶一語而定尋以老乞骸骨不允仁宗卽位以其家

河南特授河南江北行省平章封浚都王

冊曰臨大事際貴在早計狐疑不成爲人所制識非素定
倉猝曷據宜享高爵以永終譽

劉恩字仁甫其先洛水人後徙威州幼讀書勇而有謀以材武
隸軍籍累功爲管軍總管從入蜀宋將以戰船五百艘載甲士
三萬人夾江上游先遣萬人據雲頂山欲取漢州恩率千人渡
江與戰殺其將二人士卒三千餘人授成都路管軍副萬戶從
平章賽典赤攻嘉定過九頂山與宋軍遇生擒其部將十八人
報送京師從皇子西平王也速帶兒征建都蠻恩將游兵爲先
鋒師次其地一日三戰皆捷時師久駐食且盡恩畫策招諭沿
江諸蠻得糧三萬石牛羊二萬頭士氣益振建都因山爲城山
有七巖恩奪其五斷其汲道蠻竊慮乃降入朝升管軍萬戶戍

眉州尋移戍嘉定安西王遣使召恩至六盤山問曰江南已平
四川未下奈何恩曰若以重臣之不徇私者奉詔督責之則半
年可下矣王卽遣恩乘傳以聞帝以爲然命丞相不花等行樞
密院於西川授恩同僉院事十五年重慶降宋將張萬走夔府
以兵固守不花遣恩招之萬以城降旬月間得大小州邑六十
四擢四川西道宣慰使率軍萬人征幹端進都元帥師次甘州
奉詔留屯田得粟二萬餘石已進兵幹端海都將迎戰恩設伏
以待大敗之海都又遣八把率衆三萬來侵恩以衆寡不敵全
師而還踰年卒

王國昌膠州高密人初爲膠州千戶中統元年入覲世祖察其
能遷左武衛親軍千戶召問軍旅事國昌奏對甚悉帝嘉之至
元五年有上書者言高麗境內黑山海道至宋境爲近帝命國

昌往視泛海千餘里風濤洶湧從者恐勸還國昌神色自若徐
曰奉天子威命未畢事而遽返可乎遂至黑山乃還帝延見慰
勞時東夷皆內附惟日本不受正朔帝知隋時曾與中國通遣
使諭以威德令國昌率兵護送道經高麗會高麗有叛臣據珍
島帝命國昌與經畧使史樞等攻拔之八年復遣使往日本乃
命國昌屯高麗之義安郡爲援俄卒于軍 子通襲千戶從諸
軍伐宋渡江鎮鄂州時潭州不下兵薄其城通以所將千人破
其柵宋兵遁去通縱兵追擊殺獲甚衆從攻靜江下之通上言
今南方已定而北陲未安請屯田和林率所部自効帝慰勞遣
之從破敵兵于金山俘獲生口及馬羊牛駝不可勝計屯田瓜
沙諸州武宗卽位遷屯儲衛親軍都指揮使鎮海口以疾卒
羅璧字仲玉鎮江人父大義爲宋將璧年十三而孤長從朱禩

孫入蜀累官利州馬步軍副總管禪孫移荆湖璧從之至江陵

右丞阿里海牙軍至江陵璧從禪孫降授管軍千戶討欽寇有

功領本州安撫事至元五年從元帥張弘範定廣南擢管軍總

管鎮金山居四年移鎮上海督造海舟國家始建都燕去江南

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衆無不仰給江南十二年

始運江南糧初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流至中灤旱站在

五縣西南舊陸運至洪門在濬縣西南一百八十餘里入御河

以達京後又自任城今濟寧州分汶之西北流至須城今東平州之安民

山入清濟故瀆通江淮漕經東阿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

沽後因海口沙壅又從東阿陸轉二百里抵臨清下漳御至京

嗣又開膠萊河道通海勞費不貲訖無成效十九年用丞相伯

顏策初事海道漕運抵直沽以達京城立運糧萬戶三以璧與

朱清張瑄主之乃首部漕舟由海洋抵楊村不數十日而達京師初運四萬六千石次年卽增至二十九萬五百石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視河漕之數所得益多乃顏叛瑩以漕舟自遼陽浮海抵錦州小凌河至廣寧十寨諸軍賴以克濟除都水監通州故多水患鑿二渠以分水勢又浚阜通河廣之歲增漕六十餘萬石奉命括兩淮屯田得疾歸鎮江卒 朱清者嶺明海盜也嘗爲富家傭殺人亡命入海島與嘉定張瑄乘舟抄掠近境備知海道曲折尋就招爲防海義民大兵伐宋瑄有衆數千負海爲橫至元十一年叅政董文炳遣招討使王世強招之降伯顏旣平宋遣清等載宋庫藏圖籍自崇明州泛海入大都授千戶十七年以瑄從收宋二王有功授沿海招討使時東南漕運維艱伯顏追憶前事謂海運可行於是請於朝議造平

底船六十艘運糧從海道抵直沽以至京命璧及清瑄共領之初清瑄之懼捕逃海也引舟東行三日夜得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見文登夷維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碣石往來若風與鬼形迹不可得稍怠則復來亡慮十五六返私念南北海道此固徑直不逢淺角識之及就撫遂創海運自平江劉家港入海出楊子江盤轉通州海門縣黃連沙嘴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淮口鹽城縣歷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過膠州牢山一路至延真島於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山西行至九臯島劉公島過登州沙門島放萊州大洋收界河計程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兩月餘始抵直沽後以其路險惡復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撐腳沙轉沙嘴至三沙洋子江過鹽塘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經黑水洋至

成山過劉島至之杲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收進界河口其道
差爲徑直有千戶殷明畧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
三沙放洋向東行離長灘至白水綠水入黑水大洋北望延真
島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過沙門島開萊州大洋進界河一歲
之中往返兩運漸多至二百餘萬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
達京師不過旬日然風濤漂沒之患無歲無之所傷民命實衆
二十年征東行省阿塔海請軍官習舟楫者同征日本命清瑄
從行是年遂罷新開河專事海運立都漕運萬戶府二以瑄爲
管軍萬戶清爲中萬戶瑄子文虎爲千戶二十三年以清瑄並
爲海道運糧萬戶總四歲計之實運糧一百一萬石其間風浪
飄沒者詔令免償以海漕有勞還授宣慰使

草木子云賜鈔印聽其自印鈔色比

官造加黑印朱加紅

清等言山東宣慰使樂實所運江南米陸負至淮安

易師者七然後入海歲止二十萬石若由江陰入海至直沽倉
民無陸負之苦且省運值費乞罷膠萊海道運糧萬戶府而以
漕事責臣當歲運三十萬石許之元貞元年正月有飛書言清
道懷異圖者詔弗問二月增江西河南各參政一員以清瑄爲
之大德六年中書奏清瑄屢被人言乞罷職徙其諸子官江南
者來京師時二人父子致位通顯宗戚皆累大官田園館舍徧
天下巨艘大舶交諸番中廩藏倉庾相望車馬填塞門巷僕從
佩金虎符爲萬戶千戶者數十人多以金帛結貴近至是江南
僧石祖進告清瑄不法事命御史臺鞠問得實皆坐誅妻子流
遠方仍籍其家拘其軍器海船等物中書平章而下皆以賂故
治罪武宗至大三年復用清子虎瑄子文龍往治海漕以所籍
宅一區田百頃給之

繫耕錄云國朝海運自朱清張瑄始或爲
古來未有不歸海運之法自秦已行之而

唐人亦轉東吳梗伯以給幽燕如杜甫詩云雲帆轉遼海
梗伯來東吳又云吳門持粟帛汎海凌蓬萊此其明證也

則曰太倉京庾仰給東南海道較險費省車墻清瑄首路

絡繹鱗鱗身雖不令世循其功

楊賽因不花本名漢英字熙載其先太原人唐季南詔陷播州
有楊端者以應募起復之遂使領焉五代以來世守茲土五傳
至昭無子以族子貴遷嗣又八傳至桀桀生介介生文文生邦
憲皆仕宋世爲播州安撫使至元十四年邦憲言本族自唐至
宋世守此土將五百年今願納土內附世祖卽降璽書授爲紹
慶珍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慰使漢英其子也生五歲而父卒母
田氏攜至上都帝呼至榻前熟視其眸子諭宰相曰楊氏母子
孤寡萬里來庭朕甚憫焉遂命襲父職賜名賽因不花年十二
帝見其應對明敏授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至元二十四年進雨

璽千疋成宗元貞初命領播州宣撫事平伐等蠻未附漢英請
以已力討平之大德五年西南彝朱隆濟及土婦蛇節等叛詔
湖廣平章劉國傑往討師出播境連與賊遇破之前駐蹉泥賊
騎猝至漢英奮擊先進大軍繼之賊潰乘勝逐北遂降阿苴下
竿籠望塵送款者相繼進屯幕窩賊衆復合又敗之墨特川擒
斬隆濟等其黨悉平八年播南盧崩蠻內侵詔率兵討之以疾
卒于軍諡忠宣

劉哈剌不花其先江西人倜儻好義不事家產有古俠士風居
燕趙有年遂爲探馬赤軍戶順帝至正十二年潁亳盜起朝廷
以太不花爲河南平章總兵討之哈剌不花上書陳十事其七
言兵機及攻守方畧太不花大喜卽辟爲掾史未幾奏除左右
司都事俾統前八翼軍爲先鋒明號令信賞罰士卒樂爲之用

而料敵成敗所向無失是時答失拔都魯軍爲劉福通所敗潰
于長葛收集散卒復屯中牟哈刺不花軍于汴梁城彭子岡有
自長葛來者言總兵官已爲賊所敗次中牟乃奮然曰賊旣捷
兵必再至我不可不往援遂整兵而前旣而有使馳報夜四鼓
賊從洧川渡河未知所向曰是必襲答失營耳我行已緩不及
事不若以精銳斷賊歸路覆之必矣於是領軍徐行天未明伏
其歸路賊果大掠輜重而回會伏軍起賊大敗盡俘之當是時
答失拔都魯雖以平章政事總大兵而哈刺不花功名與之相
埒後遷河南平章卒初哈刺不花與信州人倪晦同事太不花
爲掾史晦涉書史精文墨機識警敏太不花深加委任言無不
從而哈刺不花或有所論自多沮不行由是心銜之及太不花
敗走詣求援哈刺不花知事已不可解乃縛其父子送京師致

之死

事詳太
不花傳

時論以是少之

達禮麻識理字遵道怯烈台氏至正五年選充經筵譯史十五年拜監察御史歷遷上都留守兼開平府尹時孛羅帖木兒擁兵京師皇太子奔冀寧孛羅命其黨集兵至上都以守禦爲名達禮麻識理密請糾集外兵一旦布列鐵磨竿山下揚言四方勤王師至其黨大駭乘夜東走達禮麻識理增修武備城守益嚴未幾禿堅帖木兒用孛羅命以兵犯上都鐵甲馬步軍蔽野至呼聲動天達禮麻識理飭軍士城守申明逆順之理以安人心巡視城壁晝夜不少息及孛羅伏誅禿堅奔潰上都以安累除知樞密院大撫軍院事初大撫軍院之立皇太子用完者帖木兒等計專以備禦擴廓帖木兒旣而政權不一事務益乖各復引去及達禮麻識理之至事且無可爲者未幾遂卒先一夕

有怯薛官哈刺章者丞相阿魯圖孫也夜夢太祖名見語之三
我以勤勞取天下傳於妥歡帖睦爾而愛猷識理達臘不克肖
似廢壞我家法苟不卽改圖天命不可保矣爾本功臣之後且
誠實故名與語明旦亟以我言告爾主若不以告吾卽殛汝告
而不改則吾它有處之達禮麻識理其人庶幾識事宜者然知
而不言將焉用之吾其先殛之矣明旦入見帝具以夢告帝令
音皇太子比出則達禮麻識理已無疾而卒

四曰殷宗賚弼周王錫齡經冊所記左氏尤明夢寐之說
豈曰冥冥匪志奇異用勵忠貞